

自己一家人架架，打得不得開交，倒要隔鄰鄰舍出來干涉，強迫停止，仔細想想看，這是何等罵罵咧咧的事情啊！平常外國人前來干涉我們中國的內政，中國人定要當做國恥看待，慷慨激昂，大聲反對，誰也會唱：『遇到外國人出來反對呢？太平沒事的時候，愛國的高調，誰也會唱，一遇到騷亂的當口，本國的政府軍隊，不能衛民，沒法子祇得托庇外人，苟延殘喘，那時節外人出來干涉，受難的人民，簡直個個都表同情，誰還能夠唱着愛國的高調，前來反對呢？唉，這種情形，能說中國人沒有愛國心嗎？』

中國的丘八老爺，對待自己中國的小百姓，無所不為，因橫得好像瘟神，一般，但是一見了外國人，便一點也不敢倔強了，外國人的毫毛，你敢碰壞他一根嗎？外國人的財產，你敢撈摸他一點嗎？外國人不許你們在租界附近開礦，不許你們在吳淞口開砲，你們敢碰嗎？碰壞了手嗎？沒出息的中國軍隊，竟煞有介事的凶來些，說什麼開戰，說什麼打仗，真不怕羞臉，去什麼開戰，別替我丟盡了中國人的台子。

從前有人提議推廣租界，大家都說為奇事，更有入通電反對，雖然是空言話，總算也是人民愛國的一種表示，現在江浙戰事一開，大家都望租界上跑，住在華界的人，恨不得把華界立刻變成租界，領事團總算能順從中國的民意，又在租界提議推廣租界了，躲在租界上的中國人，還能發通電表示反對嗎？唉，誰叫中國人連愛國的話，都不能說呢，可憐呀可憐。

前幾天新聞報分刊廣告徵求欄內，有一則求友的廣告，那廣告大略說：「小家碧玉，身家清白，年十五六歲，人品端雅，將來事成後，送入學校求學四年，徵求者三十歲，本地人，大學畢業生，如有意者，請投南門口號信箱」云云，我看了這一則廣告，不覺發生種種疑問，便寫在上面，我想大學生一定是提倡解放，主張廣愛的新人物，而這位大學生偏偏要娶一個可謂命極、二難則是小家碧玉，然而身家清白，的，也決不願做人家妾，倘然年在十五六歲，而人品端雅的，恐怕早已給

門之北。溪鳥。溪固桂林候家物也。有醫者曰。居于斯。醫術超儕輩。名噪。故求醫者紛至。戶限爲穿。

人體百病 多起於癆 治癆之法 首先制咳
咳止肺愈 勞根自除 患咳諸君 不可不試

明珠、金蘭俱也，自號名，客常居月，而明珠嫁盧生伯奇，爲白首盟。舊相白生亦與人，年少能詩文，家貧，性特傲岸，好使酒沒人，人見或驚避，曰爲狂生。顧生視人，亦鮮富意，獨喜明珠也，時有清未葉，黨人數輩謀變政，生忽召入，革命無忌，與人語通衢，侃侃不休，人率掩其目，忌者感告吏，將捕生，生伏明珠家，聞明珠事之，衣食供奉未聞，久之，遇者疏，明珠誣實衣飾，得數白金，悉資行資，顧之亡去，生走日本。年，世所謂黃花崗之役是也，明珠方出應客徵，席間客語，爭連粵東事，有言盧生亦死是役者，明珠聞之，忽大哭聲絕，既蘇泣而歸，不食者數日，奮殉生死矣。而生兩忽卒，自陳无志，明珠迨復破面笑，

（未完）

上海人頭腦蒼滑，設不滑，事事吃虧。黃龍擺地博愛主義，新發明滑頭事業無數，今草滑頭事業秘庫，公諸同好，以殉我主義。我非滑頭，可以知矣。

袁

本報特約撰述者程瞻廸氏，自蘇浙軍隊開火以來，消息忽斷，鄙人屢函詢問，杳無一復，頗疑疑異，昨接程君手書，深為欣喜，函中附錄其來電情形，並附其來函，以共遐邇新聞，大放謠言。

亦飛了過這張字條，又羞又怕，再找老黑及汽車夫時，都已不見了，李飛覺得腦筋頓時亂起來，連忙力自鎮定了一下，回頭見警察環站在邊，便問他剛才所見的情形。警察道：我是聽見槍聲趕來的，並未遇見兇手，也沒有發見什麼兇器，不過我遙聽得前面麥田之內，彷彿有呻吟

D G 自芝罘寄

中赫然著者，卽鄭林也。急出名聲入一國法司，即應應入。猶食抄白黃紙糾

品說家出種

七（四）（濟公）

嚴美孫之嗜

嚴美孫是獨創的老僧。他做的小說，倒東嶺嶺，不過他的一張尊嘴，著實吃虧不少。因為一樣說一句話，他一定要加出許多別頭支離事，祇須他知道，便如登了新報，豈不比人家吃力多麼？有人說：『這幾天申報自由談海上屋樓的家也，多已熟悉一切了。』

回目，好比嚴美孫在那裏叫我，濟濟公，變做一濟：『濟濟了，但是他雖則口吃，却很健談，無論甚麼，祇須他知道，便如登了新報，豈不比人家吃力多麼？有人說：『這幾天申報自由談海上屋樓的家也，多已熟悉一切了。』

名影戲海上英雄之——幕

警遂遲，時客面已灰白矣，求診者，露出五白而授客，客睜目，某之命，君生之，今烏得受君命，受不義也，醫乃詢客住址，客告以某處，醫客令往某處購客，客復歸，並附五百金為醫壽云，此事子異之陳君，陳君信人，或不吾欺也。

▲服飾篇第六

衣服裝飾之繁，千變萬化，日異夕革，編之為史，二十四史，輯之成書，七十二子，推之易，六十四卦，東諸高閣，可敵四庫，故草篇所論，不及萬一，亦聊以今現代衣飾派別之大綱而已。

海上現代裝束之變遷，其創造之人，可分二派，一為妓女，推陳出新，日新月異，為學生模仿西服，參合歐化，而集其大成者，妖嬈嬌媚也。

口花月英嫁人史

(辛酉少)

花年，偕其姊氏月明，親駕海上舟，
 飛樂園，月英載絳紗燈籠，歌吹尤絕，
 與友人以是爲名。月英時有鬱鬱
 載福之望，適欲委身事之，梁君笑
 曰：「吾見女有差長，卿固識者，女亦
 難嫁，且乎？」月英曰：「國難時，友亦爲
 難。出他日，吾願成。」梁君所費甚
 巨，英爲其費絳紗、佩之、建絳、陰絳
 和要之，遂斷指永盟其終。後此余
 君一度見之，曰：「君止有年，庸亦一
 脫，慘已。」初，梁君以未與家庭允治，
 月英於外家，至是遂以之歸。月英
 梁故犧牲主，是感而迎之，則英

運寄上海愛文義路四三二號
臨時籌備處即可奉上不誤

愛多亞路一七八號

亦舞臺新聘小生程繼仙之孫，所演各劇，稱絕不搖，遠非朱素雲輩所及。該臺又有已出科於富連成，及茹富惠二人，富瑞麟死學郝壽臣侯喜瑞，余死學郝，富瑞更學其病點，已有不可救藥之勢，富身俗陋，下闕材也。

亦無之孫不曉該喜及死尸火已身
